

“叮咚买菜” 退出川渝市场

宁波市场会受影响吗？

最近，“叮咚买菜”宣布停止成都、重庆两城的服务。此消息冲上了热搜。

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深耕多年，目前已成为宁波生鲜电商的头部企业之一，其退出川渝市场会不会波及宁波市场？

“目前，宁波市场一切正常。”“叮咚买菜”总部相关负责人陈滢表示，在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湖州、嘉兴、金华、绍兴、台州等浙江8座城市，“叮咚买菜”的经营均未受影响。



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的一家前置仓。

1 “战略性撤退”并非第一次

记者查阅西南媒体的相关报道发现，“叮咚买菜”的“战略性撤退”引发当地市场不小的涟漪。

5月下旬，“叮咚买菜”官方账号在多名用户发帖下留言证实：“由于运营战略调整，川渝地区即将停止服务。”此时，距离“叮咚买菜”进入成都市场不过两年。

“我用‘叮咚买菜’快1年了，这次属实给我当头一棒。”成都市双流区市民丹丹告诉当地媒体记者。尽管当地用户多有不舍，也无法改变“叮咚买菜”放弃西南地区的事实。

据了解，这并非“叮咚买菜”第一次“战略性撤退”——2022年5月底，“叮咚买菜”停止安徽宣城、滁州等地的服

务。而更早时间则从福建厦门、广东珠海等地撤出。截至目前，全国范围内“叮咚买菜”正常运营的城市有25个。

对于撤离川渝地区，宁波业内人士分析，“叮咚买菜”的重心并不在西南地区，加上其在川渝地区的供应链模式不占优势，配送成本过高，亏损相对严重，退出也在情理之中。

“重庆地域广阔又是山城，配送路线看似近，实则要绕远路，长期亏损很难持久。”上述人士称，目前“叮咚买菜”运营的25座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上广、江浙一带。华东市场一直是“叮咚买菜”的起源地和重点区域，在收缩阵线的背后，应该是对相关城市的深耕厚植。



宁波生鲜电商配送员在送单。

2 宁波生鲜电商渐入佳境

“全职配送8000元/月至12000元/月，兼职配送3.5元/单至6.5元/单……”最近“叮咚买菜”宁波区域人力主管在朋友圈发布招人公告。

记者联系上“叮咚买菜”一家前置仓的站长，他表示：“最近天气热了，即时配送的需求有所上升，我们有些站点确实是在招人，以满足即将到来的夏季订单高峰。”

在向上海总部的求证中，记者咨询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的前置仓和员工情况，“叮咚买菜”相关负责人回复：“因公司数据口径没有对外，可能不方便披露。”

记者随后查阅了近年来的采访素材，并查证多位业内人士观点，基本摸清了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的“家底”——

2019年，“叮咚买菜”进入宁波市场，此后经历疫情冲击，2020年2月曾暂停宁波地区业务，员工驰援

上海总部。经过4年多发展，目前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市六区的前置仓约40家。按每个仓配置10余名配送员来计，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的配送员预计达四五百人左右。

目前，“叮咚买菜”在宁波的日均配送约3万单，是宁波生鲜电商中“即时达”数量最大的企业。宁波盒马、三江云菜、淘鲜达的“阿里系”等紧随其后，日均配送订单均达2万多。此外，还有小6买菜、美团优选、拼多多、山姆店等企业。

“近年来，宁波生鲜电商的增长趋势比较明显。受疫情和‘宅经济’等因素影响，不少消费者已逐渐养成了‘手机点点订单、半小时配送到家’的便捷模式。”宁波盒马生鲜负责人张柯青表示，与去年同期比，宁波盒马的生鲜配送量增长超10%，“因为去年的配送基数比较大，否则数据可能更好看些。”

3 生鲜电商赛道激战正酣

以前置仓为圆心，服务半径三五公里，这是生鲜电商的运营逻辑。

头部企业多选择“城市分选中心+社区前置仓”的经营模式。但这种模式所面临的经营压力不容小觑，对配送、运输等有着非常高的要求。加之生鲜产品的易损耗、需冷链等特点，使得前置仓经营模式所需付出的履约成本相对较高。

近年来，“叮咚买菜”一直未能走出亏损的“泥潭”。财报显示，2019年至2022年，其净亏损分别为18.73亿元、31.77亿元、64.3亿元、8.14亿元，4年累计亏损超123亿元。

2022年第四季度，“叮咚买菜”好不容易迎来首次季度盈利，但在2023年第一季度再度陷入亏损。

对于未来是否会继续扩张，“叮咚买菜”表示，短期内没有继续增加仓位密度、扩张规模的计划，首要任务还是提高精细化运营能力和

盈利能力。

据艾媒咨询数据显示，2022年，中国生鲜电商行业市场规模为3637亿元，同比上升16.7%。疫情期间，消费者线上购买生鲜的需求较强，用户对生鲜电商行业的信任度加深，预计2026年中国生鲜电商市场规模达6300亿元。

当下，生鲜电商赛道竞争相当激烈，品牌聚合度增加，一些中小规模的电商纷纷遭到淘汰——仅2022年就有一品鲜生、懒人与海、果品电商、摩豆新媒体、儒健网络、海鲜来啦、游鲜生、邻当等多家生鲜电商“中途退赛”。而多多买菜、盒马、美团优选等“大牌选手”，其背后有拼多多、阿里、美团等支持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不断撤城的“叮咚买菜”能否杀出重围，尚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。

记者 周晖 文/摄